

leftflower(gm):

看著頹然離開了房間的羽黑，奔逃出房間的銅心與急忙前去尋找羽黑的烏理，坐在儲藏室內的大紙箱上的康康提亞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她那一身骨頭輕輕地靠在牆上，發出了鈍鈍的碰撞聲，她那纖細的眉毛沒有什麼起伏了，看起來就像是睡著了一般。

而就在一旁縮著探頭探腦地帕可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露出了有些惆悵的神情，她咖搭咖搭的走到大紙箱旁邊，輕輕的用臉頰蹭了蹭康康提亞，又用手摸了摸她的臉。

康康提亞：

「什麼都不要說。」突然，沙啞的聲音響起，隨後又陷入了沉寂，只留下一臉失措的帕可。

雅妮特：

短暫的混亂後，雅妮特的意識重新上線，不知道是否真的理解了其中的錯綜複雜，卻先看到了房間中只剩下這三人。

烏理：

該說什麼呢？但是又能說些什麼呢？

「羽黑……」開口呼喚後的烏理走到羽黑身旁，想握住對方的手，抬起的手卻僵持在半空。

雅妮特：

「羽黑、烏理、銅心，位置遺失！」但從遠處還傳回的話聲，知道了大概是跑到了外面。

正當雅妮特邁動步伐想追出去時，後面傳來並不來自熟悉事物的聲音。

「嘎！」那是一隻烏鴉，不知道是死是活，剛剛放在桌上，現在站在羅蕾撒屍體的一旁，嘴上正刁起一塊內臟。

「羅蕾撒，需求整備。」重新注意到了羅蕾撒，讓雅妮特重新想起一開始就試圖進行的任務之一。

站到了桌旁，雅妮特開始嘗試把羅蕾撒重新拼回一塊的工程。

銅心：

「那不是現在的我！」銅心的雙手抱得更緊，「我們說過要一起離開這裡的……」

雅妮特：

大腸、小腸、心臟、肝臟、脾臟、半邊腎...細數著擺在桌上的各式臟器，雖然都是早已失去功能的死體，雅妮特還是嘗試把這些都放回羅蕾撒身體裡大致的位置。

至於旁邊的烏鴉則不知不覺間默默住進了雅妮特背上的空間中，嘴裡銜著另一邊的腎。

除此之外，原本寄放在身上的緞帶雅妮特也拿了出來，放在桌上。

leftflower(gm):

雅妮特往羅蕾撒的體內塞入了大量的內臟，理論上這些內臟的位置大多都到了正確的位置……不過大桌子上的羅蕾撒卻是一點反應都沒有，而從下腹部裂到脖子的大傷口再加上若隱若現的內臟……看起來反倒更淒慘了。

但是就在這時，一陣咖搭咖搭的聲音湊近了雅妮特。

帕可佩切尼：

「哇！別偷吃備用品！」一把搶過了烏鴉口中的腎臟，帕可佩切尼高大的身軀緩緩地降了下來，並且開始把臉湊近了蘿蕾撒左看右看。

羽黑(希莉)：

「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我...我所討厭的，其實就是我自己。」羽黑緩緩的說著。

「一直以來，我都不知道她就在咫尺之間，一直以來，我都把希莉當成是另一個我 - 一個弱軟無能的自我。」

「為何我要代她面對這個討厭的世界？為何我的承受一切無理的事情？為什麼要為了一些小事情就把我牽涉在內？」

「我的心裏，一直以來都怪責她、謾罵她。」

「可是，事實呢？」

帕可佩切尼：

「嗯.....？」把一隻手伸到大桌子上拎起了原本上頭附有『蘿蕾撒的』之便條的大緞帶，帕可像是在想些什麼般的轉起了圈圈。

羽黑(希莉)：

「要是我當初不再反抗、要是我選擇服從，讓死靈法師得到滿足後...希莉她...也許就不會被抓...」

「是我害了她。」

帕可佩切尼：

「其實偶爾就會看到破破爛爛的蘿蕾撒.....不如說其實大部分的時間她看起來都破破爛爛的，不過隔天又會變得跟新的一樣，但是她的備用品應該沒那麼多啊.....」咖搭咖搭的轉著，帕可盯著大緞帶思索。

「我記得她有說過她有一個能夠讓身體復原的東西，不會是這個吧？」眨了眨眼睛，帕可便把大緞帶的一端繞上了蘿蕾撒的脖子並精細的打了個蝴蝶結，然後開始纏繞在她的身體上，最後又在大腿的地方打了個蝴蝶結。

雅妮特：

「疑問-內臟，無重大功能，缺失應不妨礙單位機能。」隨著帕可湊近，雅妮特也就理論上跟現實上現在躺在那邊的死人提出了問題。

帕可佩切尼：

「雖然聽不太懂你在說什麼，不過其實蘿蕾撒應該不太需要補充內臟.....她像這樣躺著的原因應該是就像電池沒電了一樣吧？」一邊回應著雅妮特，帕可一邊咖搭咖搭的轉動著，一邊盯著蘿蕾撒的身體看。

康康提亞：

「米蒂把她『收成』了。」突然，一個有些沙啞的聲音從牆邊傳來，你們碰巧看見了康康提亞睜開了半邊的眼睛如此說著。

銅心：

銅心繞到羽黑面前，牽起她的雙手，抬頭直視羽黑，「看著我。」

康康提亞：

「蘿蕾撒有著能夠將血肉凝聚成其他東西的樣子並收在身體裡面的功能，這裡的內臟和你們在這裡所看見的一些裝飾，絕大多數都是蘿蕾撒製造的，不過米蒂強迫性的提早收成了蘿蕾撒要生產的東西，所以對她造成了一些傷害。」

leftflower(gm)：

淡淡的、不疾不徐的說了一串，康康提亞喀拉喀拉的走進了怕可和雅尼特之間，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便將蘿蕾撒傷上的傷口擠成一條線。

羽黑(希莉)：

羽黑任由銅心牽著自己的手，眼神空洞的回望著她。

康康提亞：

「也不用把備用品拿出來了，就當成對身體有些好處的補品吧。」康康提亞一邊說著，而就在這時，你們面前的蘿蕾撒突然有了異狀。

雅妮特：

「確認。」不知道有沒有理解，總之雅妮特接收到了這些話，然後應聲「傷害。」然後那隻烏鴉不知何時又湊到了旁邊，趁著傷口還沒完全密合前再琢出了一塊內臟。

leftflower(gm)：

纏繞著軀幹的巨大緞帶突然用力地收緊，並且就像是活了一般開始有了脈動，同時，蘿蕾撒的腹部開始像是懷孕了一般怪異的膨脹起來，而站在大桌前的你們可以清楚的看見了她皮肉上的大傷口之間開始冒出逐漸糊在一起的肉團。

被勒住的小小身軀上甚至因此浮現了嚴重的變形，而就在此時，你們卻也清楚的瞧見了蘿蕾撒原本毫無表情的臉上浮現出了痛苦的神色。

突然，嬌小的身軀一震，躺在大桌上的蘿蕾撒那纖細的手飛快地抬了起來並一把解開了脖子上的蝴蝶結，而她那小巧精緻的臉上那對有著綠色眼白的雙眼睜得大大的看著前方，就像是一個因為噩夢而驚醒的人。

銅心：

銅心黑色的眼裡映出羽黑空洞的眼神，「這不是你的錯，是那個死靈法師的錯，是她玩弄你的記憶，是她把我們變成這個樣子的。」她的手撫過羽黑的臉頰，「希莉不是還和你在一起嗎？你們已經找到對方了，之後和她道個歉，姊妹倆好好相處，陪著她一起走下去吧。」

蘿蕾撒：

腹部嚴重腫脹的少女用著一種怪異的神情看向了雅尼特，隨後又轉向了康康提亞和帕可，她的姿態就算被人說是懷孕了大概也沒有人會不相信，而她就在愣了半晌後突然臉頰變得無比赤紅，「你~們~又~忘~了~！」一個小女孩的輕脆嗓音大叫了起來，蘿蕾撒一隻手抱著肚子，臉上的神色看起來似乎有些奇怪。

「不~要~塞~東~西~進~來~！」一邊大叫著，蘿蕾撒一邊跌跌撞撞的滾下了大桌子的另一側，而你們雖然看不見趴在地上的她，不過蘿蕾撒似乎是撞翻了一堆紙箱，同時，她那小孩子的聲音又再度響起，「哈哈！你們最好不要過、來、看！」

康康提亞：

突然，康康提亞像是打了一個寒顫一般的抖了一下，她皺起來的臉似乎是想到了什麼。「走了。」一把拉起了似乎想利用身高優勢偷窺的帕可，一身白骨的少女用詭異的驗神看了雅尼特一眼便靜靜地走出了儲藏室。

雅妮特：

「確認，爆炸風險，尋找掩護。」雅妮特並不完全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依據最相似的狀況採取了措施，也跟著離開了儲藏室。

羽黑(希莉)：

羽黑眨了眨眼睛、輕咬著下唇，然後點頭答應了銅心的說話。

烏理：

「.....還有我。」烏理從側邊抱住了羽黑，聲音不知為何有點小。

羽黑(希莉)：

「烏理...」羽黑鬆開了被銅心牽著的手，溫柔的撫摸烏理的頭髮後，也回抱了她。

雅妮特：

「找到你們了。」雅妮特走了出來，也看見了剛剛離開的三人。

羽黑(希莉)：

「雖然我已經忘卻了一切和你相關的記憶...但唯獨你手心的溫暖，我並沒有忘記到。」

烏理：

「也要陪著我.....不要，不看著我。」烏理閉上眼睛感受著羽黑給予自己的一切，同時輕聲呢喃。

羽黑(希莉)：

「我在想...如果那個時候沒有你陪伴著我，我應該是支撐不往的...」「謝謝你。」羽黑低頭、在烏理的耳邊說著。

雅妮特：

雅妮特張開雙臂，把身前的三人環入，然後收緊-了幾秒一個稱得上擁抱的動作，至少以雅尼特的標準而言，雖然因為盔甲可能有點不適。

銅心：

銅心微笑著退開三步，轉過身背對羽黑和烏理，兀自低頭沉默。

烏理：

烏理沒有回應，只是抱緊羽黑的雙手更用力了些。

雅妮特：

當然，或許是怕造成不舒服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很久，雅妮特便鬆手。

康康提亞：

似乎是注意到了你們的樣子，康康提亞並沒有出聲叫你們，不過她以著只有她身邊的帕可才聽得見的聲音呢喃著，「金色的黎明.....」

帕可佩切尼：

而在康康提亞身後縮著偷看的帕可卻是焦急地轉起了圈圈，她一隻手伸了出去拉著康康提亞直搖，「我也想抱.....！」

康康提亞：

被前後搖的像是要散架了一般，不過康康提亞的臉卻像是沒事人一樣，「別跟我說，我最討厭擁抱，『肋骨硬硬的』是很傷人的。」康康提亞的聲音突然變得尖酸刻薄了起來，不過她很快的又把嘴一扭便不再出聲。

leftflower(gm)：

而就在這時，一聲淒厲的慘叫從儲藏室之中傳出，緊接著是一連串忽大忽小的哀嚎，而且有越來越劇烈的趨勢，幾乎可以說是破壞了這美好的氛圍。

而那聲音，大概是蘿蕾撒的聲音，因為除了她以外儲藏是之中應該已經沒有其他存在，而在一陣翻騰之後，尖銳的女孩尖叫才平息了下來。

烏理：

垂至地面的觸手被慘叫聲給嚇得全體縮回腿邊，還隨著哀號聲不斷得顫抖。「蘿蕾撒？！」烏理抬起頭，到這時她才發覺其他三人的存在。

雅妮特：

「『蘿~蕾~撒』的聲音。」隨著慘叫聲平息，雅妮特重回了儲藏室內。

銅心：「發、發生什麼了？」銅心看著門口擔心地問著。

她鬆開抱著羽黑的雙手看向康康提亞與帕可，「蘿蕾撒是發生什麼了！？」

羽黑(希莉)：

「她...怎麼了？」羽黑對雅妮特報以微笑後，就望向尖叫声的來源。

leftflower(gm)：

帕可看著直衝而來的烏理，露出了傻楞楞的表情臉上的三隻眼睛眨啊眨的，而一旁的康康提亞則是擺出了一個看到發臭廚餘一般不忍直視的眼神，「沒事的，只是我忘了提醒你們，不需要放內臟。」

而就在這時，雅尼特和銅心以及羽黑則是清楚的看見了儲藏室的大桌後方站起了一個穿著破爛的藍色緊身衣的苗條人影，她有著散亂的金色羽灰色混雜的長髮，她精緻的臉上擺出了有些無奈，混雜著嫌惡的神情看著桌子的下方。

那是蘿蕾撒，不過有些奇怪的是她的下腹部到大腿....而雖然你們看不見不過大概直到腳底都染上了一片深紅色，上面還糊著一團又一團的紅黑色物體。

蘿蕾撒：

「呀~是你們？還有烏理。」轉過了臉看像你們，蘿蕾撒露出一個神祕的笑容並把食指伸到唇上，「行行好，別看。」隨後她便把桌子下的手往儲藏是深處一拋，一個你們看不太清楚的東西便這麼飛到了最裡面的櫃子旁。

烏理：

一時間，還在顫抖的觸手們集體頓了一下，然後彼此纏得更緊了。

雅妮特：

「『蘿~蕾~撒』恢復運行！」雅妮特描述了事實，或許帶著可能代表高興的情緒。

銅心：

銅心別開視線，轉向康康提亞和帕可，「你們知道死靈法師在哪裡嗎？」

雅妮特：

而那隻烏鴉跟著深紅色的物質飛了過去，似乎好奇那能不能吃。

烏理：

烏理的表情倒是沒任何變化，就算聽見蘿蕾撒提到自己而抬起頭，也只是向對方揮了揮手。

蘿蕾撒：

隨後她便把手甩了甩又往桌上一抹，然後她便繞過大桌子走出了儲藏室，這時你們才看清她幾乎腹部以下都是血塊，以及一些碎肉，散發著一陣腥臭的氣息，「還好那只是一團爛肉，呀哈哈哈哈~要是放的不是人類的內臟我可就慘了~」笑嘻嘻地說著，蘿蕾撒似乎到是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外貌。

leftflower(gm)：

看著不遠處的蘿蕾撒，像是吃了檸檬一般皺著臉的康康提亞突然揮了揮手，然後儲藏室之中便飛出了一推乾淨的白色布料，開始在蘿蕾撒全身上下像是在擦桌子一般的用力摩擦著。

帕可佩切尼：

而這時，回過了神來的帕可則是咖搭咖搭的湊到銅心身邊，「說不定.....啊！說不定米蒂知道吧？死靈法師不見之後.....米蒂也跟著變好奇怪.....」搖搖晃晃地說著，帕可看起來像是在思索。

蘿蕾撒：

「呀~呀~幹什麼，幹什麼~哈哈哈哈~」發出了活潑又輕脆的嘻鬧聲，若不是白毛巾上擦出來的東西簡直令人不忍直視，要說是剛游完泳的孩子再擦身體大概也沒有人不信。

羽黑(希莉)：

「沒事就好。」羽黑在說話時以好奇的目光望著烏鴉。

銅心：

銅心握住帕可的手，仰望著她，「那，我們一起去找米蒂？」

雅妮特：

叨著剛剛被扔開的一團肉，烏鴉飛回了雅妮特的背上，似乎已經完全把那裡當作自己家了。

烏理：

確認蘿蕾撒大概沒事後，糾纏的觸手才徹底冷靜下來。

「剛才的？」烏理則是注意到那隻被觸手抓出來玩的烏鴉，「雅妮特，那烏鴉是你的嗎？」

雅妮特：

「烏鴉？」經過烏理的提醒，雅妮特才注意到背上的儲存空間換了一個新房客。

帕可佩切尼：

「咦？可，可是……找米蒂要做什麼呢……？而且你們不是還說……」偷偷的望著康康提亞和蘿蕾撒，帕可似乎是沒有很喜歡這個提議的樣子。

銅心：

銅心往帕可靠近一步，「我們要找到死靈法師。」

帕可佩切尼：

「也~也不一定米蒂就知道她在哪啊，就……就算找到了……又要做什麼呢……？」咖搭咖搭的繞到了一旁的烏理身後，帕可縮了起來探出著腦袋問著。

雅妮特：

似乎是因為發現到牠的新巢穴終於注意到自己存在，烏鴉搭搭地跳到了雅妮特肩上，用剛剛還沾著莫名紅色液體的側頰磨了磨雅妮特的臉。

「『烏鴉』判斷結果，沒有威脅。」雅妮特嘗試摸那隻烏鴉，但後者聽到沒有威脅四個字後便毫無猶豫地離開了雅妮特的肩膀，讓這嘗試摸了個空。

烏理：

看著帕可繞過來還縮到自己身後，烏理稍微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銅心：

銅心蹲下來手搭在膝蓋上，鼓起臉頰盯著帕可不放。

烏理：

但聽見了帕可的疑問，烏理側過身看著帕可的眼睛，「有些……事情，要問米蒂才能知道。」

「不找到米蒂，很多事就不會有結果。」

更何況……烏理袖子下的手悄悄的握緊，「所以，能帶我們去找米蒂嗎？帕可。」

帕可佩切尼：

「那……那你，你們要怎麼問她呢？只是……只是用嘴吧問嗎？你們能夠大聲的說出，你們不會打她……嗎？」咖搭咖搭，咖搭咖搭，帕可看了看烏理和銅心，突然，像是把心一橫的走了出來，她的兩顆頭分別看著你們，她的四隻手緊緊的抱住自己。

羽黑(希莉)：

「假若米蒂有值得被稱為『同伴』的資格，我想我們也能夠好好相處的，對吧？帕可。」羽黑側著頭，對帕可展示出一個淡淡的微笑。

雅妮特：
雅妮特抱起了一下蹲下的銅心。
彷彿在彌補剛剛沒抱到的部分。

烏理：
「如果……」
「米蒂不攻擊我們其中一人。」
烏理沒有正面回應，而是換了個方式。

銅心：
「米蒂一定也在等著和我們見面。」銅心動也不動地被抱起。

蘿蕾撒：
帕可吞了吞口水，正要開口的同時，突然一個帶著鼻音的聲音響起，「哈哈~不行呀，帕可諾利亞，完完全全不行喔？」突然，一邊的蘿蕾撒身披著毛巾蹦蹦跳跳地過來，「米蒂現在可沒辦法好好的與他們說話呀~她連我們都想轟成粉~哈哈！行行好吧？她會動手，然後被撕成碎片！」

雅妮特：
「轟成粉。」雅妮特複誦了一遍那個動詞，伴隨著手邊機砲六個槍管的尖銳旋轉聲。

蘿蕾撒：
「再過一些時間，至少等這些人離開後，米蒂或許會變得跟以前一樣了吧。」突然止住了笑，蘿蕾撒擦了擦臉，「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把它們帶離這理，米蒂現在無暇顧及其他出口，她應該精心布置的舞台上等著吧。」側眼看向了大劇院的大們，蘿蕾撒有些出神地說著。

康康提亞：
「如果。」這時在一旁看著正驚慌失措的帕可與擦拭著身體的蘿蕾撒的康康提亞突然出聲了。
「做個假設，我說，我不會棄米蒂於不顧，你們要，怎麼說？」一字一句地說著，康康提亞混濁的眼珠看起來沒在看任何地方，你們甚至不太能夠分辨出她這句話的用意。

銅心：
「我只要找到死靈法師。」銅心依舊蹲在地上。

雅妮特：
「建議：離開。」面對這樣的談話，雅妮特沒有沉默「米蒂：具敵意，有戰鬥可能，風險：單位毀損。」

烏理：
「我不可能選擇離開。」見蘿蕾撒直接說出實情，烏理也不打算再隱瞞對米蒂的恨意。

雅妮特：
「單位-同伴。」

烏理：

「在看到.....」烏理看向康康提亞，看著她佈滿傷痕的臉，「那種情況，我就已經下定決心了。」
「就算可能會與你們為敵。」

康康提亞：

「哼嗯.....你這句話我聽過，不過是從米蒂口中。」看著烏理半晌，康康提亞這才吐出了這麼一句話，她的嗓音卻是有些艱辛。

羽黑(希莉)：

「我和希莉，已經不可能變回以前的模樣了。」「也許她能夠變得跟原來一樣，但那又有誰來顧及『我們』？」
「擅自的把人帶來，又擅自的叫人離去，這就是你們的作法嗎？」羽黑冷笑著說。

leftflower(gm)：

這時，帕可看了看你們，不論是展露情緒的烏理、又或是冷言冷語的羽黑，她的臉上充滿了驚慌失措與焦急，但是蓓切諾利亞一邊的頭的臉上卻有著處之泰然的神色。

羽黑(希莉)：

她突然收起了笑容，向康康提亞的方向走近：「我們想要知道的，是真相。」

蘿蕾撒：

「哈哈！找到死靈法師！多少人來到這裡都想找到死靈法師，然後殺死她！因為她卑鄙下流無恥邪惡！多少人又變成她的棋子，嘴裡說著要尋找真相！哈哈，但是.....」興高采烈的像是個詩人一般的在銅心身邊轉圈，又像是個舞者一般地跳到羽黑身旁，蘿蕾撒的聲音之中向是在敘述著什麼壯闊的詩歌一般。

「嘿~別這樣嘛？受害者有受害者報仇的權力，但是邪惡的一方也有義務把前來的人通通擊垮，並且讓無辜的人受害，我只想說，別這麼可憐兮兮的嘛？」看著羽黑和銅心，蘿蕾撒向兩邊伸出了手並聳了聳肩，她眯起了雙眼話語雖然高昂，但是氣氛卻是有些抑鬱低沉，「別那麼執著了，好嗎，行行好嘛.....我們，也不希望如此喔？」

銅心：

「那你們在這裡是為了什麼？接下來你們要怎麼辦？」

烏理：

烏理只是低聲地笑了起來，臉上的笑容愈發瘋狂、並帶著強烈殺意。

康康提亞：

「真相你們就去問米蒂吧，而我的一切都與你無關。」將視線從你們移向灰濛濛的天空，康康提亞淡淡地說著，「這大概不是我想見的，金色的黎明。」撇了你們一眼，康康提亞一個轉身背對你們就朝著帕可挖出的洞走去，「劇本上的插圖，比較美啊。」

銅心：

「那個死靈法師有什麼好的！」銅心站了起來，生氣地對康康提亞的背影大喊：「你們不也是被操控的人偶嗎？你想一直這樣下去多久？你過去犯的錯要怎麼彌補？你未來還要幫她做壞事嗎？為什麼不一起對抗她！只要她還在就會有更多人被她玩弄啊！」她撿起一顆石頭用力丟出去，「你這個大笨蛋！」

NC(leftflower):

喀！一聲響亮的撞擊聲傳來，石頭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康康提亞的脊椎上，鈍重的敲擊聲十分的清楚，而見到這一幕，帕可整個人定在原地，她的嘴張的大大的，雙眼看起來震驚不已。

而蘿蕾撒則是停下了奇怪的步伐，又眯起了眼睛，像是一隻正看著事態發展的貓。

康康提亞：

「.....」套著洋裝的枯骨伸出手來稍為的摸過了被砸重的位置，隨後，地上的石頭突然被炸個粉碎。

康康提亞的頭轉了過來，你們第一次看到她的臉上有如此波動。

雅妮特：

雅妮特站到了銅心身前，彷彿是為了提防可能的危險。

烏理：

收斂起充滿殺意的笑容，烏理凝視康康提亞那灰色雙眸，不發一語。

康康提亞：

灰色的眸婉若是要燒起了火焰，不過就在下一秒.....卻是真的開始起火燃燒，「注意的你的言語！只有你們是人偶，而我，就是為了要將你們帶往金色的黎明才如此發自內心地做！」沙啞的咆哮響起，不禁令你們本該停止的心臟一陣亂跳。

NC(leftflower):

不過，在短短的一瞬之後，火焰悄然熄滅，只剩下一邊的空洞眼窩，而康康提亞也突然閉上了嘴。

康康提亞：

「.....」不發一語的轉過臉，康康提亞又繼續往著通向地下的大坑洞走去。

羽黑(希莉)：

「我們的去向由我們自己決定，還有，別把人偶這種東西和我們相提並論。」羽黑冷冷的說道。

銅心：

「對死靈法師的話百依百順的你才是貨真價實的人偶！」

蘿蕾撒：

「哈哈哈哈哈！」突然，一聲爆笑響起，是正聽著你們的話語的蘿蕾撒。

「啊抱歉。」然後，她又掩著嘴退了一步。

「不過其實，我覺得他們說的挺好的啊，康康提亞，就這點來看你更像人偶啊！神不知鬼不覺地變成人偶啦！」掩著嘴嘻嘻笑著，蘿蕾撒不禁彎下腰來。

烏理：

「.....」依舊是不發一嘆，只是幾隻觸手焦躁不安的拍打地面，像是要將地面打出個裂痕來。

蘿蕾撒：

「雖然我希望他們就這麼跑了，不過我也不反對他們衝上去啊~說不定自己找到的才是最棒的啊？」雙手插著腰，蘿蕾撒雖然這麼說，卻絲毫沒要攔阻康康提亞的意思。

康康提亞：

聽著你們的話語，康康提亞頓了一會，「我不是人偶，米蒂也不是。」淡淡地聲音很累，康康提亞依然沒轉過臉。

「死靈法師不在，米蒂不能變成碎抹布。」

烏理：

「.....既使經歷剛才那些，提亞妳也要堅持嗎？」

我不想恨妳啊，提亞.....這句話烏理含在口中沒有說出來。

康康提亞：

「我與米蒂，是姊妹。」突然，背對你們的白骨伸展開了雙手，「活著的時候就是。」隨後他轉過了臉，臉上的表情是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樣子，「我不希望只有你們得到救贖，就算我們才是最早的惡。」淡淡的說著，康康提亞一腳踏進了大坑邊緣。

銅心：

「反正米蒂一定是被死靈法師影響才會做出那些事情，米蒂的錯就是死靈法師的錯，全部都是死靈法師害的，我們只要找到死靈法師就好。只要死靈法師還在，不管是米蒂還是你們，都要永遠活在他的陰影底下。」

羽黑(希莉)：

「哼，別以為每個人都會像她們一樣樂於加害別人。」即使對方已經打算轉身離去，但羽黑在口頭上仍然不甘罷休。

康康提亞：

「不是。」斬釘截鐵地對銅心做出回應，而對於羽黑，康康提亞到是沒說什麼，一瞬間之後，那個你們已經有些熟悉的身影便消失在坑道之下。

雅妮特：

「米蒂，已定義敵我識別為-敵人。」似乎是對康康提亞的話語感到疑惑，即便對方已經失去蹤影，雅妮特複誦著「康康提亞，已定義敵我識別為-友方，米蒂，姊妹，救贖...」

蘿蕾撒：

「唉呀走了。」蹲在地上撐著臉，蘿蕾撒又笑了起來，「那~你們接下來要.....幹嘛？」

「我知道米蒂在哪裡喔？」嘻嘻嘻的笑著，蘿蕾撒一邊把頭仰起來看著你們。

銅心：

「在哪裡？」

蘿蕾撒：

「在大廳裡啊，大劇院的大廳！」跳了起來，蘿蕾撒將雙手往天空伸展，她看起來莫名的興奮。

銅心：

「為什麼你這麼開心？」銅心歪頭看著蘿蕾撒。

蘿蕾撒：

「因為我覺得啊，美好的未來是要靠自己的雙手來掌握的~你們有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很好嗎？」歪著頭看著銅心，蘿蕾撒一邊扭來扭去。

烏理：

「.....那妳們呢？」收回的視線轉向蘿蕾撒與帕可。

銅心：

「那你們打算怎麼辦？要跟我們一起走嗎？」銅心的視線從蘿蕾撒移到帕可身上。

leftflower(gm)：

此時，一直縮著不動的帕可突然站了起來，她看了看蘿蕾撒，又看了看你們，最後又張開了嘴。

帕可佩切尼：

「我帶你們去找死靈法師，你們.....不要去找米蒂。」雖然看起來很想轉開視線，不過帕可依然是直直地盯著你們看。

蘿蕾撒：

聽到帕可這話，蘿蕾撒又蹲了下來，看起來像是覺得有些沒趣。

銅心：

「你知道死靈法師在哪裡？」

雅妮特：

「死靈法師-重大威脅，已知指令-殲滅。」再次聽到這熟悉的名字，雅妮特似乎由於過去憶起的某些事物而說道。

帕可佩切尼：

「.....我知道。」直直地站了起來，帕可的表情看起來就像是個認真的孩子，「帕可知道她在哪。」

銅心：

「那我們就去找她吧。」

雅妮特：

「確認，已知新指令-尋找、接觸目標-死靈法師...可能殲滅。」

羽黑(希莉)：

「帕可，我想知道事實的全部，而不是片面。」羽黑望著帕可的雙眼，又接著說：「死靈法師，或者是米蒂都只是次序問題，我不想欺騙你，但這就是我的真實想法。」

烏理：

烏理來回瞧著蘿蕾撒和帕可，似乎是很猶豫要先去找米蒂還是死靈法師，觸手們則是糾纏、鬆開、又纏上著彼此。

帕可佩切尼：

「……………咕嘟，不，不然……先去找死靈法師吧。」先是閉著眼吞了一口口水，帕可再次睜開了眼睛面對你們，這次你們可以感受到她的話語之中給人一種平靜感。

羽黑(希莉)：

「不過，這始終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羽黑說完後，又望向在旁的其他人。

leftflower(gm)：

帕可的眼睛緊接著望向了一直沒說話的烏理，嘴巴鼓的圓圓的。

雅妮特：

雅妮特寬大的臂圍環住了烏理，然後把對方抓離了地面，扛在了肩膀上。
「走吧。」

烏理：

「?!」腳突然離開地面，烏理瞪大眼睛的同時觸手慌亂到胡亂拍打著雅妮特，但或許是因為驚訝過度而沒多大力道。

羽黑(希莉)：

「那，就等你帶路了。」羽黑稍為看了一眼雅妮特後就對帕可說。

烏理：

「……讓我自己走。」隨著明顯不太開心的語氣，觸手的動作停了下來。

leftflower(gm)：

帕可靜靜地看了你們一眼，她似乎是想說些說麼，不過就在這時，一滴水從天而降。

帕可佩切尼：

「？」立刻得睜大雙眼抬起頭，帕可呆呆地看著天空，「下雨了……」

NC(leftflower)：

一滴，兩滴。

雨水逐漸變的強烈了起來，很快地就變成了打在地上時會噴濺出泥土碎粒的程度。

冰涼的雨水滑過了你們冰涼的身軀，也洗淨了你們一路的上沾惹的灰塵。

而就在這時，一邊的銅心同然想起了什麼，就在這陣沁涼中。

NC(leftflower) -> 銅心：

這麼說起來，那時似乎也是這樣。

冰冰的。

涼涼的。

開心地感覺，都被沖淡了。

最後，只剩下了一陣涼涼的、濕濕的、什麼都沒有的感覺。

明明，那個死靈法師現了諾言，你也在一陣失神後來到了新的軀殼之中，但是，不知為何的，一頭熱的興奮感卻逐漸被雨水沖淡。

怪了，這不就是雨水嗎？

那是為什麼，是眼前倒在地上喘著最後一口氣的、穿著一身盔甲的高大傢伙嗎？還是在不遠處的，支離破碎的一顆頭顱？一顆你曾見過，原本有一副美好軀體的頭顱，它曾是死靈法師的手下。

又或是，這副逐漸失去溫度，腹部正流淌著鮮血的身體？

:頭顱的嘴中有一把槍，那是它幹的嗎？在你面前抽蓄的人身軀上有一個巨大的洞，難道它曾試著幫這副身軀阻擋嗎？

怪了。

突然，好像不這麼開心了。

在倒下之前，你不禁意的一瞥，在你不久前意識還待著的地方……大劇院的大門之前滿是屍骸，你唯一能聽到的聲音便是這陣雨聲。

啊。

好懷念唱歌的時光啊，那個人，不知道是不是還活著。

那個人類。

//獲得記憶碎片【雨】

銅心：

當雨水持續滴落時，銅心小跑步到羽黑身邊牽住他的手，輕聲地說：「這樣就不會淋到雨了。」無形的力量隔開落下的雨水，逐漸變大的雨勢在兩人身邊形成透明的水幕。

羽黑(希莉)：

「謝謝。」羽黑還屬於人類的左手任由銅心牽著，同時也彎下身來，輕吻銅心的頭髮表示感謝。